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學變通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謄録監生臣汪 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學變通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學變通六卷元曾貫撰貫字傳道泰和人天歴辛巳舉于鄉官紹興府照磨元季兵亂棄官家居鄉人推率義軍後禦龍泉冦戰敗抗節死事蹟見江西通志所著四書類辨學庸標旨諸書俱湮没不傳惟朱彝

尊經義考載有周易變通之名亦以為已佚今檢永樂大典所録周易各卦下收入貫説尚多其標題實作易學變通知彝尊未見原書故稱名小悮矣謹裒輯彚次釐為六卷其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為永樂大典所原闕者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其舊是書純以義理説易其體例每篇統論一卦六爻之義又舉他卦辭義之相近者參伍以求其

與同之故如乾卦云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以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坤卦云或疑六三王事為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乃九五大人之事故坤

卦三五聖人皆有戒辭者其所以正人臣之體爲慮深矣艮卦云敦臨敦艮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則人無不服者臨是也厚於治已而已無不修者艮是也人之自處容可處於薄乎凡此諸條立義皆爲醇正其他剖析微細往往能出前儒訓解之外間取互體立說兼存古義尤善持平在說易諸家可謂明白而篤實且其成仁取義無愧完

人而元史忠義傳失於紀載殊傷漏畧今蒐輯遺文著之於録非惟其書足重亦因以表章大節發潛德之幽光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學變通卷一

上經一乾至需

元 曾貫 撰

乾

或問聖人畫卦定位法河圖也故坤以老陰居北而得老陰之數離以少陰居東而得少陰之數是則然矣然乾以老陽居南而反得少陽之數坎以少陽居西而反得老陽之數何也曰陽可易而陰不可易也

曰圖書之數三同二異者正以陽不可易也今乃曰陽可易何也曰三同二異者以陽為主而陰為客自其體言也老少易位者陽動而陰静自其用而言也曰然則兊居東南而得乎二巽居西南而得乎四艮居西北而得乎一震居東北而得乎三何也曰聖人之立卦畫因圖之奇偶而生聖人之定卦位非以圖之奇偶而定葢畫之立因數而有畫若位之定乃因象而有位非以數之位而為卦之位也夫天地有上

下之象則乾坤以定乎南北日月有代明之象故坎離以定乎東西澤陷于東南而山高于西北此艮兌之所以定雷動乎東北風順于西南此震巽之所由定也所謂析四方之正補四隅之空者乃畫卦已成于是借圖之位以布八卦之位非有取義乎數也曰東北陽方而老陰少陰之卦居之西南陰方而老陽少陽之卦居之又何也曰陽根陰陰根陽者此天地无窮之妙也葢東北以生數之陽而合于成數之陰

西南以生數之陰而合于成數之陽生者為氣成者為質而卦則質之已成者也故即陰陽之成數而為陰陽之定位也曰彖者言乎象然乾卦彖辭有占而无象何也曰六爻不變則象在于卦而未動故諸卦彖辭多占中之象則聖人係辭之意可見矣曰然則乾為天而六爻稱龍何也曰天以陽之成形之大者言也龍以陽之靈變不測者言也葢天地間凡麗于有形者皆陰也惟龍則雖有形而无形是能超于形

質此所以為陽之靈變也曰震之象亦稱龍何也曰震為乾之長男長子肖父也且一陽震于二隂之下有變動不居之象非若坎之陽則陷艮之陽則止故不得而稱焉曰三四人位非龍所安也然四言躍而三不言何也曰三四雖皆人位然三則未離乎下而四則將離人位故可以言躍也四為人位乃象乎淵何也曰四雖人位然居兩卦之間可上可下亦猶淵雖下于田然通乎上下而可向乎天也曰乾之所以

為元亨利貞何也曰此聖人為君子謀也葢六陽方
盛固為大亨然盛極而陰則始之蹢躅至矣故必戒
以利貞所以保其終也曰乾之六畫不言吉而用九
反言吉何也曰乾爻不言吉无往而非吉也葢乾之
六龍无非言聖人之吉占也位雖有隱顯德則无淺
深何莫非吉乎故初九以潛龍之象而處之以勿用
是即初九之吉也上九以亢龍而處之以无悔是即
上九之吉也二之見五之飛以至四三之无咎皆吉

也葢位或過于中而聖人處之則无不中位或失于正而聖人處之則无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于此乎若用九之吉特剛而能柔一事之吉爾非如卦爻全體之吉也曰用九羣龍无首此即坤之牝馬先迷也然小象乃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何也曰龍之无首者剛變而為柔也天德不可為首者此言人之體乎陽剛者當謙恭卑順不為物先即所謂剛而能柔之道也曰彖傳之釋乾元既言資始復

言統天何也曰元兼二義大也始也若專言資始則未見大之義專言統天則未見始之義此所以必兼二義言之曰然則大明終始何以為聖人之元乎曰天徳之元兼乎全體故聖人之元亦該乎終始始則元之元也終則元之貞也謂之大明也明曆所照即始見終其亨通事業皆由此而出此非聖人體元之道乎曰彖傳之釋元亨則析而言其釋利貞則合而言何也曰元為四徳之體統非可與亨竝言也故析

之而見元亨之分明若夫利者向于實貞則實之成其勢常相因故合之而見利貞之理一葢自變化而各正者一而萬也自各正而保合者萬而一也故謂之乃利貞以見利之為貞而貞不外夫利也曰文言之釋元亨利貞本義必兼天人言之何也曰彖傳之釋四德既以聖人言之以見惟聖人為能體夫四德也夫子至此又即人心言之以見天人一理非獨聖人有之也聖人能全之爾曰體仁貞固皆由體而著

于用惟合禮和義乃由用而反之體何也曰元所以始貞所以終二者主于體之意多亨則物之暢達利則物之成遂二者主于用之意多此立言輕重所以有先後也曰體仁嘉會不言元亨利物貞固則顯言利貞何也曰體仁嘉會自人心而言故但言仁禮即見乎亨利物貞固就事物而言故必顯言利貞乃見夫天德也曰乾之九三進德修業皆以知爲言何也曰乾剛君子上知生知之質也其知既高明則其行

必勇決故其始終條理皆主于知也蓋德非止于忠信然忠信者進德之本也業非止于修辭然修辭立誠者居業之基也故知至至之則主于知而為進之方知終終之則主于終而為居之地此雖皆以知為言而又不能无輕重也曰剛健中正乾之德也而文言九三九四則又言重剛而不中何也曰謂之重剛者九為乾德之剛三為卦位之剛也以是推之則所謂不中者乃卦位之不中非乾德之不中也蓋卦位

者陰陽奇偶之位諸卦之所同也乾德者陽剛純粹之德一卦之所獨也故卦位有不中而不害其為乾德之中政猶聖人之德豈有過于亢哉而所處之時則有時而亢矣

坤

或問坤彖辭既言利牝馬之貞又言安貞吉何也曰前言利貞者利以順健為貞也後言安貞者當安于柔順之正也葢牝馬之貞者主配乾而言坤道之用

也安于貞者自存主而言坤道之體也葢坤配乾固以順健而成功然坤道本體必以柔順為正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意可見矣曰然則彖傳三无疆同乎曰德合无疆配乾之體也行地无疆配乾之用也應地无疆安貞之守也此皆主坤道而言也曰静專動直而大生此乾之道也坤之六二亦為直方大何也曰乾之直主動而言則為直遂之意坤之直主静而言則為一定之意乾之大主形體故為質之大坤

之大主配乾而言故為德之大此所以不能无辨也
曰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豈乾亦有時而柔坤亦有
時而剛乎曰自流行而分陰陽則動為陽而靜為陰
剛為陽而柔為陰不可得而紊也然自對待而分陰
陽則天地定位各有體用故乾之動直而亦不能无
靜坤之靜翕而亦不能无動所以然者一奇一偶固
為乾坤之象然陽奇陰偶有各生一奇一偶之象此
所以乾不能无靜坤不能无動也曰乾剛純粹政以

不雜于陰柔也而坤之牝馬乃不能不雜順健何也曰陽體中實故不雜于陰柔陰體虛受故不能无待于陽剛也曰六三之王事非六五之事乎曰乾坤純體非諸卦比也故乾主君道坤主臣道則六三王事其九五大人之事乎故坤卦三五聖人皆有戒辭者其所以正人臣之體其慮深矣曰黄裳之義既言黄中通理正位居體復申之以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何也曰黄中者中德在内无偏倚之蔽也通理者文

理通達有密察之明也正位者正其所居之位居體者不失乎為下之體也至于美在其中者黄中之積充實之至也暢于四支者柔順之極見于威儀動作之閒也本義一則言黄中而不及通理一則言居體而不及正位者舉其所重而言也葢此爻之象徳雖陰柔而位則君也然坤則臣道也不可以君位言也故聖人于此係之以裳之一字所以明六五之為臣也然裳而謂之黄者以見盡臣下之體又必以中順

之德為先也葢黄而不裳則失居下之體裳而不黄
則又隣于諂佞之偏此所以文言復推其象至于暢
四支發事業而後為美之至也曰坤之用六言利永
貞何也曰陽之變陰固非聖人所欲令坤以陰變陽
乃聖人之所幸故戒以永貞又謂之以大終聖人之
心葢甚願其不變乎剛而復為柔也
坤牝馬離牝牛坤為馬以其行健坤配乾固取柔順
然順之中必有健之意方能配之否則乾剛无息而

坤道一于柔而已其何以承天之施而致咸亨之功乎此坤馬所以為牝以配乾而得也離之為牛以其性順離之一陰坤之分體也且離以陰而主于内固牝之象然其外剛則牛之善觸中虛則牛之善載非如巽以陰而伏于下故為鷄兊以剛而狠于外故為羊也此離之牝牛亦以坤而得也

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

坤之道臣道也王事則乾之事也以坤之順配乾之

健其所從事能无專成則必有終若訟之王事則九五之事也九五為聽訟之主而六三能從乎上則有王事无所專成宜其有終吉也小象亦曰從上吉也意可見矣

坤六三含章姤九五含章豐六五來章章美也然姤以陽爻為章坤豐以陰爻為章何也曰章一也但含則自本爻而言來則自應爻而言故姤之九五以陽爻而含剛德以為章坤之六三則以陰爻而含剛德

以為美至于豐之六五則非以本爻為章乃以五為虛中有以來其下之章美益以下體之離有文明之德故也此三爻取象所以微有辨與

坤用六永貞同人利君子貞明夷利艱貞大畜九三同家人利女貞艮初六利永貞履六三利武人之貞巽初同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此皆占辭其所利之貞雖同然所以為貞則微有異益貞者正而固也然或取正之義多或取固之義多不可

无辨也何則同人君子貞家人女貞升不息之貞此取正字之義多坤艮之永貞明夷大畜之艱貞此則取固字之意多若幽人以守靜為貞武人以決斷為貞是以所正為常則正固之義兼之然主于正則未必不固主于固則未必不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但因文求義當知輕重之別也

乇

或問八卦之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然本義之于

坎離獨益之以為雲為雨為日為電何也曰坎離者天地之用也故在天則為雨為日在地為水為火非如雷風之在天不兼乎地山澤之在地不兼乎天者也曰屯之大象坎不言水而言雲何也曰坎陽上升則為雲下注則為雨故解之坎居下而遇震雷則為雨屯之坎居上雖有雷而不雨矣曰大象既曰雲雷屯是未能成雨也彖傳乃曰雷雨之動滿盈何也合二體而觀則雲雷未雨固所以為屯然自成卦之主

而論則初九有濟屯之才故有雷雨滿盈大慰羣心之象此彖傳所以繼之曰宜建侯而不寧也曰六三取象可得詳乎曰六三以震體之極而居屯之時動極則有逐利之私當屯則不宜往進然六三中正不足宜其陷于林中也謂之林者以震木之繁根坤土之厚阻之以艮山臨之以坎水此林藪之象所以無取鹿之象也六二六四其爲乘馬班如一也然二之婚媾則貞而不字四之婚媾則吉无不利何也曰二

之班如者前有險而不進也四之班如者係于初而不進也蓋二五正應本為婚媾之正但五方厄于屯險之中而初九以剛迫之此六二之不字所以為貞而數窮理極必有配合之日也若四則以坎體而性就下初則以震體動于下而應之此所以四則班如而不進初則往求之而无不利也曰亂極當治理之常也然屯之上六不能出屯何也曰上六雖屯之極然既无正應之助又无剛濟之才故未能以濟屯也

但小象謂之何可長也則雖屯極亦將通矣

屯利建侯豫利建侯晉康侯皆有侯之象者陽統乎陰故屯之初九豫之九四晉之九四皆以陽爻為羣陰之統也然三卦皆具坤體坤為國為衆也但豫晉皆以九居四處坤體之上固為一國所尊之象若屯之初九獨居于坤體之下葢屯以賢下民為收攬人心之象者草昧之初非如和豫晉明之時可比也故小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意葢以此

屯六二匪寇婚媾睽上九匪寇婚媾賁六四匪寇婚
媾剛柔不同而同為匪寇婚媾何也曰屯卦以坎在
前睽賁互坎在内故取寇象明矣但婚媾之象固以
爻之剛柔而取然婚媾之道遇屯而乖遇睽而離惟
于賁則无苟合故聖人于此三卦發婚媾之象使知
屯難之世不可違正應而合不正之求睽乖之時不
可以狐疑而乖匹配之正至于剛柔相賁之時尤不
可以苟合而失婚姻之禮此三者匪寇之象雖同而

其所為婚媾則異益乜賁之乘剛不正之婚媾也而睽之配合乃正應之婚媾也然乜以得中而不字賁以得正而无尤此又不正之中而不失其正故聖人因占以為世戒云

蒙

或問蒙之卦獨發占例何也曰蒙之求師猶人之求占也求占者貴于専一之誠而不宜再三之瀆猶夫求師者必有本心之誠而不貴于二三其心者也此

文王雖為占例發實則為萬世師道計也曰彖取山下有險為蒙象取山下出泉為蒙何也曰山下有險蒙之義也山下出泉蒙之象也葢艮山在前復遇坎險莫知所之此人心所以蒙昧而不明也泉之在山猶物之屯及其出山猶人之蒙由此而放乎四海亦猶童蒙之造于成人之域此蒙之象所以有取于泉也曰發蒙而言用刑何也曰古者君師一道也君所以治師所以教非徒施之于童蒙而已使道德齊禮

而不輔以政刑則流于慢矣況望有以啟天下之蒙乎曰發蒙九二之任也今反言于初六何也曰初六雖不當發蒙之任然當發蒙之初故于此統言發蒙之道不可不用刑而亦不可專尚刑也葢齊以刑所以懲其惡教于初所以達其善也若上九居蒙之終則徒擊而已復何利哉曰九二包蒙毋乃失于縱乎曰二之包蒙猶泰之包荒也上有虛己之君則四海九州之羣生舉而屬之已使其量不足以容天下者

何以治天下心不足以包六合者何以制六合此所以寡而能服衆簡而能御煩者此道也夫豈寛弛之謂哉曰三四五爻皆蒙者也然六三乃不取蒙之象何也曰見金夫不有躬此女之蒙也利蔽欲迷非蒙而何推此而言則凡世之失身枉道皆見金夫之類也其爲蒙孰甚焉曰九二包蒙既以寛治之矣上九擊蒙乃利禦寇何也曰治人之蒙雖不可專尚乎威然治巳之蒙亦不可專尚乎柔故上九之剛雖過然

反之治已以捍其外誘則可若施之治人則非中矣

需

或問需而謂之有孚何也曰需者有所待也或時之未通或時之有阻惟當盡誠以待則時可通而事可達矣若以卦體論之則九五雖位乎天位然二陰方蒙蔽于左右三陽皆退處乎下位于斯之時君子惟當積誠以需則君臣之心有時而交孚豈非光亨之道乎曰九五位乎天位不能有為反宴安飲酒而謂

之貞吉何也曰九五雖以剛陽之才然陷于險而當需之時也需則未可有為險則豈宜妄動九五順時待變乃所以合乎正中之道宜其為貞吉也曰四居坎體之下反為出穴之象上六居坎體之上乃為入穴之象何也曰四雖交于坎體然涉險未深又能需而不進順聽下體三陽之命此所以出于穴而无傷也上六雖居坎上然陰柔才弱不能出險故有入穴之象也大抵自內卦言之則自郊而沙自沙而泥以

坎之逺近為象也自外卦言之則四之出上之入者又以坎之深淺為象也曰下體三陽需有並進之象然上六處需之極无復有需何也曰需之為需主于陽而言也乾陽見險而需坎陽居險而需需極而進則出乎險矣若上六以隂居險極宜乎有入穴之象也

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酒食者坎之象也生民之用莫急于飲食水火之義也然坎有險酒

之毒也自古以酒亡國亡身者多矣非險毒之義乎故需于酒食者君位也困于酒食者臣位也以人君富有天下而飲食待時苟能貞猶可獲吉以人臣而酣飲之過豈非義和沈湎之象其爲征凶也必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變通卷二

元 曾貫 撰

上經二 訟至蠱

訟

或問九二剛來得中象取之則為惕中之吉爻取之則為不克之逋何也曰象之所取者剛中之義爻之所取者訟上之過此所以義有不同與曰然則二之不克訟其與四之不克訟同乎曰二以險伺其上欲

敵而不克也四以剛制其下其居柔能改而不克也曰六三既以從上而吉乃謂之從事无成何也曰六三當訟之時以柔而能從剛以下而能從上其義固吉矣然才柔未能出險宜其從事而无成功也曰三居坎體而不中正爻辭乃謂食舊德而得終吉何也曰六三坎體失位本非吉者聖人以其下雖承乎九二而不失乎就下之性上雖廹於九四而有合乎柔麗之情以坎介乎二陽惕然自守故雖厲而吉也曰

訟終凶矣而爻辭多言吉何也曰訟之為訟以剛遇剛遇剛則有訟矣六爻之中初以柔而遇四之剛故初不永而四不克三以柔而遇上之剛故三食舊而上錫帶惟二與五則剛遇剛矣然九五至尊非二所敵故二雖訟而无眚此亦聖人所以使民无訟之道也曰卦變始於訟何也曰卦變之義雖諸卦皆有之然聖人特發此義必其有所為也蓋事之變則有訟故訟者理之變也然訟而能變於道則自凶趨吉之

理也始由變而有訟因訟以復變於正此訟之所以不可終此聖人於此所以發卦變之義也曰上九既有鞶帶之錫復有三褫之象何也曰聖人於終訟之爻係此辭者非以開人好訟之門乃所以止人爭訟之意故謂之或者未必然之辭使終訟而或錫此尚有三褫之者況未必能勝乎其戒人終訟之意葢可見矣

師

或問師之爻以行師為義象以養兵為義何也曰卦之成象因已成之體故言養兵為安邦之本爻之見義以變動為用故言行師為興王之基二者各著一義也曰卦辭以丈人言爻辭又以長子言同乎曰丈人言其德長子言其象也葢九二之與三四互體為震故二為長子而三四為弟子也曰彖辭既曰能以衆正而又謂之行險何也且行險豈丈人之所為乎曰行險者非謂陰謀詭計以僥倖於萬一之謂也葢

師旅之興民命所係所謂行險也猶言兵凶器戰危事豈謂機阱之巧而後謂之行險哉曰胡氏謂師出以律當從周禮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為優何也曰周禮之說則於律字為切矣然爻辭謂之否臧凶小象謂之失律凶則於聽軍聲之義為不似矣葢先王出師以義行師以道其於勝捷乃餘事也令若專恃聽律而知其吉凶則是先王不以吾之律法所當盡者為先而徒溺於計較勝負為急是豈足言於

行師之始哉彼周禮特存一職耳然亦非専恃此以
為行師之要也曰三與尸四左次何以不同也曰三
至四互體為震二為動主以其中故无咎三則動之
不正四則動之正此吉凶悔吝所以生乎動也曰六
五田有禽利執言何也曰九二為行師之主六五則
用師之主也用師則必以仗義執言為善故二之所
錫之命即五之所執之言也葢五以坤體兼包容之
廣而其下乃以險伺之此非田有禽而何然任將貴

專故執言則在於五而師師則在於二也

比

或問比言元永貞其與元亨利貞同乎曰元亨利貞主於四德運行而言天德也元永貞主於體元而言君德也蓋體仁足以長人故君德以體元為主永則自其仁之流行而言无一時之不仁也貞則自其仁之存主而言无一事之不仁也三者全則足以當天下之比矣曰萃之九五亦云元永貞何也曰比則以

一人而為天下所比萃則以一人而萃乎天下之所歸皆所以長乎人也長人則非元永貞不能也曰師而後有比聖人毋乃啓後世之兵端乎曰比非由於師而師故生於訟矣使訟而非師師而非比則人類之滅久矣何以能畜聚以至於泰乎曰蒙比皆言筮何也曰筮所以決疑也但求道貴專故蒙之筮以初求比貴審故比之筮以再蒞比之道貴於德而所比之德貴於審此聖人所以致戒也曰象取人比我而

象取我比人何也曰彖辭主於九五故衆陰惟五之是歸是則下之比上所謂人比我也象辭取水地象故坎水惟坤地之是附則上之比下所謂我比人也曰比之主在於五初與三皆非應乎五也然三有匪人之傷而初有盈缶之吉何也曰比之道貴先故初以先得所比爲无咎三以不知所比而得凶自然之理也曰上下經坎居外卦者八屯需比坎蹇井節既濟惟井以上出爲功不取險義餘皆以險爲象惟比

卦九五方在險中乃能顯比而无私何也曰諸卦各取險象者或以艮遇坎則是山之險也或以坎遇坎則是澤之險也或以震遇坎則是動乎險中或以乾遇坎則是見險不陷惟比卦以坤遇坎坤為西南平易之地本无險也且險居地上又非伏至險於地下之比是則象雖有險而義則无險此所以九五不取陷乎險中之象與

小畜

或問密雲不雨固文王羑里之象然以巽畜乾則紂為巽陰之象矣若以自我西郊為文王之自我則巽陰又為文王之象何也曰文王以陽德畜於紂固不得遂其既雨之心矣然是時雲雖密而不雨非其陽德之不升也乃由陰之先倡如雲之自西郊安能有致雨之理乎以此推之則西郊之方位固自文王而言而西郊之先倡則自商紂而言矣宜其施之未行也曰四之得位非居尊也而上下應之何也曰五陽

之衆可謂盛矣然四能畜之者以柔巽之道畜之也宜其五陽之盛不能不牽制於一陰之微也曰然則五以剛中同德乃亦并力畜乾何也曰乾陽雖盛而在下巽陰雖柔而在上且六四居近君之位故以剛中之君其交孚已有攣如之固安得不同力而畜之乎自古小人居於君側挾主威而遏善類者未有不由君心交孚而能然也此四五二爻所以皆有有孚之象與曰大畜以艮畜乾艮乃陽卦故以為善止惡

君子之畜也以巽畜乾巽乃陰卦故為陰巽乎陽而陽説乎陰小人畜君子之象也宜其所取不同與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本坎之象然山澤通氣亦為雲故此二卦皆有互兑之體但小畜之兑則是澤之氣升於天故有密雲之象小過之兑則是澤通山之氣升而為雲故亦有密雲之象然小畜以乾陽居内而兑陰倡之小過以艮陽居内亦以兑陰倡之是陰倡而陽不和宜

其皆不能為雨也且二卦皆非君子得志之象雲何自而能雨哉

小畜六四血去惕出无咎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先儒以坎為血卦又為加憂故必欲强合于坎殊不思需之六四有需于血之象固為坎矣若坤之上六其血玄黄亦為坎乎故小畜之血特以止乾而傷而其惕則以乘剛而懼然其血之去惕之出者以其與上合志故也若渙之血與惕則以流離渙散之際

大則不能無傷小則不能無惕然其去其出者又以爻位居于事外獨遠乎害故也此二爻所以辭雖同而取象之意則異也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大有六五厥孚交如中孚九五有孚攣如先儒有謂交如者異體之交攣如者同體之合然小畜之攣如其與中孚之攣如辭同而義異蓋小畜之四五相孚近而非正所謂比而不周者也中孚以二五相孚剛中而應所謂周而不比者也但

謂之攣如者特取其固結之義又不若交如者五陽同應于柔中之君故上下之交不以異體而或間也小畜上九既雨睽上九往遇雨夬九三獨行遇雨睽九三方雨四爻皆取雨象睽夬二爻以應而雨小畜與以變而雨各一例也何則睽之上九與六三本為正應但初則彼此不能無疑故睽乖而不雨及其疑釋則陰陽和而雨矣夬之上六雖為柔邪之爻然九三以其正應獨行而遇之雖為同類所慍然能夬夬

則遇雨而无咎矣若小畜之既雨者以上九既變則巽而成坎固為雨矣閈之方雨以九三方變則互兑而成互坎亦為雨矣蓋聖人繫辭或取其應或取其變初不可局于一此易之所以為易也

小畜上九月幾望歸妹六五月幾望中孚六四月幾望月本陰象受日以為光也故初生明為震上弦為兑望則為乾矣且乾兑離震為日月星辰則兑亦為月令小畜歸妹中孚皆有兑體則是月之象矣况小

畜上九應乎乾體以互兌而乾固為月之望矣歸妹六五以震體而應兌之二中孚六四以互震而應兌之初則是由震而兌雖未至于乾其亦上弦以後之月豈非月之幾望者乎

履

或問小畜五陽一陰則彖取一陰為成卦之主履以一陰五陽則又不取一陰為卦之主何也曰小畜之陰猶為得位履之一陰則為失正故不取也況履之

六三非不取武人為于大君之象則其彊暴不正乃秦政項籍之流不可以垂訓故聖人别取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為言亦可見夫隂柔殘酷者雖為一卦之主而反為天下之獨夫陽剛純粹者雖非一卦之主而反為衆心之義主也曰本義之釋履虎尾謂以兑而遇乾也胡氏乃以兑為虎將孰從乎曰胡氏之取兑象信有徵矣然以初九為虎尾之象而六二履之則其義不通矣葢乾兑乃西方之金而虎乃

西方之獸故兌固可以為虎而乾亦未嘗不可以為
虎也以乾為虎則三四之履虎尾其象之吉凶昭然
矣曰卦辭履虎尾而不咥人六三履虎尾不免於咥
人之凶何也曰卦之不咥人者以和說而躡剛強之
後則其行也不敢肆故足以免凶三之咥人者以陰
柔而懷強暴之志且復迫於乾剛則其行也為冒進
故足以致禍以此前進則吉凶皆人為之自取可不
戒哉曰彖言九五履帝位而不疚矣然爻言夬履乃

有貞厲之戒何也曰彖言不疚者以中正而言也爻言貞厲者以下應兑說而言者也人君履中正之位而敗於佞人者多矣此夫子為邦所以遠佞人也曰九五既為履帝位之君矣而九二乃安於幽人之貞何也曰處履之世雖有中正之君矣然履之時何時也履虎尾之時也當此時而武人有大君之象其機危矣故愬愬於四者又不若坦坦於二聖人係辭之意可見矣

履九二幽人貞吉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幽人一也

然履之幽人以履道而幽歸妹之幽人以不偶而幽

葢臣之事主猶女之事夫今履之六三以武人為大

君猶秦項之流故為九二者惟當以履道為貞而自

處於幽閒則吉矣歸妹之六五以幾望之月當至尊

之位猶吕武之主故為九二者亦當不以偶為貞而

自守於幽閒則利矣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

視先儒有以互離為目而巽多白眼互巽為股而兌為毀折是則然矣若歸妹而无巽則又何以通之邪不若耿氏取視欲其正履欲其中故歸妹初九以不中而跛九二以不正而眇履之六三兼之是則近矣然諸爻之不中正者多矣何獨於此而取跛眇之象且履之跛眇固以本爻不中正而取歸妹之跛眇則以女之居下无應而取夫以隂柔而乘不中正之位雖以和說而能視履豈得以免凶女子之居下无應

雖或不免於跛眇之象然女以剛德為賢故能視履此所以為貞而為吉也然九二雖有應而不正猶夫无應也

泰

或問諸卦不言往來惟泰否言之何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往來固有自然之數然聖人係辭特以二卦互于往來言之正欲人君于小往大來之際而知有大往小來之機則所以制治保邦自有惕然

于中者矣此非聖人之微意乎曰泰之大象裁成則謂之道輔相則謂之宜何也曰此非可以一事言也姑舉一端言之則裁成者如因一歲之運而裁為四時因四時而裁為節序因四方而裁為九州因九州而裁為縣邑不使其少過此皆天地自然之理故以道言也至于輔相者特就裁成之中其有不及處則從而賛助之如雨露有不齊則壅泉汲水皆以輔其所不及地利有肥磽則耕耘之力亦所以輔其宜葢

道者總衆理而統言宜者就一事而析言非有二也推之人事則何莫非裁成輔相之宜乎曰治泰之道可言者多矣何獨以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為言乎曰人臣之道惟任重道遠而已矣故包荒者弘也所以任重馮河者毅也所以道遠惟弘故能不遺遐遠惟毅故能絶去朋比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也曰泰之六四三陰已下復矣若否則必至上九而後能傾何也曰天下之理由治而亂者每易由亂而治者

常難故聖人係易惟能教人艱貞于翩翩不戒之先而苞繫于其亡之後此則聖人扶抑之意也曰六五不言治泰而言帝乙歸妹何也曰柔非君道之所尚以陰居尊又君位之所謹故以帝乙歸妹為象者以柔從剛則是王姬釐降之義屈尊就畀則又人君下士之風此舜之舍已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用人惟已文王之望道未見皆此道也此非治泰之君乎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彚

貞吉亨胡氏以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其說似矣然以說卦推之巽曷嘗為茅哉且胡氏自謂周公取象不可求之說卦而反覆穿鑿必以說卦為歸妹是何前後之相反邪且周公繫辭之時震曷嘗有蕃鮮之象今欲以蕃鮮強合乎泰之有震又引李鼎祚以巽為草木強合乎否之有巽是何牽強謬戾自與前說違耶葢泰否之茅茹聖人特以剛柔各有相聯之勢故取其邪正各有牽引之象

豈必求之艱深而自為蘇繳哉但根陰根陽之說則有以別邪正之類為可取耳

泰六四不富以其鄰小畜九五富以其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鄰之為象謂同體而近者也小畜之九五謙之六五皆以尊位而能以其鄰惟泰以六四而能以其鄰者小畜之畜乾謙之侵伐非有所主則不能惟泰之六四當下復之初如水之就下則不待所主而從之矣然三卦之鄰雖皆以陰取象而其義亦與泰

謙之鄰衆之義也小畜之鄰親之義也葢小畜之鄰專指六四而泰謙之鄰兼乎全體也

泰六五帝乙歸妹歸妹六五帝乙歸妹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帝乙歸妹與伐鬼方辭凡兩見先儒或以當時占得此爻故聖人繫辭因著之于爻然帝乙歸妹未應兩見於占且鬼方之伐亦未應恰于反對之卦而兩見焉竊嘗疑其必有微意或者泰乾陽下降

有王姫下嫁之義故為帝乙歸妹之道歸妹則隂虛不尚華飾故為王姫下嫁之禮既濟以九三之剛伐上六之柔則是用明去闇是為伐鬼方之始故曰三年克之者期其效之辭也未濟則屈上六于下而為初伸九三於上而為四是則遠人來格之義故為伐鬼方之終故曰三年有賞于大國要其終之辭也以此推之則聖人係辭不能无微意也審矣

否

或問由泰而壯由否而觀此造化之循環也然泰之九三即有否之漸而否之六四復為泰之基何也曰以天道之否泰言則自泰而進有純乾之漸由否而長有純坤之勢若以世道之否泰言則否極而泰來泰極而否至者由人事以致之也蓋造化之陰陽本不可以相无而人品之善惡則不可以並立此聖人所以必欲内君子者蓋欲立人極也故嘗觀之泰雖三陽在下三陰在外皆將化而為君子之歸否雖三

陰在内三陽在外亦將胥而入於小人之域此聖人所以係之以匪人之象蓋將為鬼為蜮為禽獸而不得為人類皆自此而基之可不懼哉曰然則三陰居下獨於初六係之以貞吉亨豈彼二陰獨不能變而君子乎曰以陰為陽固皆可變但初六居否之初為惡尚淺其變也易二三則陷於惡已深故其變也難聖人豈有絶之之心哉顧其惡之淺深如何爾此公山佛肸之召而夫子欲往者豈非其初有可變之機

而其後有難變之道故卒不往與曰包承之與包荒皆有包之象何也曰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葢包荒者居中而保乎外然包荒者兼容之公而包承者畀諂之私此君子小人情狀之所以分也曰九五言休否上九言傾否果有異乎曰休否者有其位有其才但其時猶未離乎否故必有苞桑之戒進而以漸然後能休息天下之否也傾否者否已極矣時將泰矣其才又足以有為矣故一變即為泰之喜矣

故曰何可長也意可見矣

同人

或問同人于野其與同人于郊各有其象與曰野為曠遠之象其所同者无不同之人郊為荒僻之象其所同者无可同之人也葢于野之同者以六二之虚中无我而五陽同之皆至公之相與也于郊之同者以上九之居外无應獨行不顧葢將離夫人矣然君子同人所以為正者以其公諸人而非私諸已也故

鄉原之合汙固不合乎同人之正沮溺之自潔亦不合乎同人之公處正而无私者其惟同人之君子乎曰同人者同乎人也而大象乃以類族辨物言何也曰此言大同之道也然同者不能強同也審夫異乃所以致夫同也故以人物對言則人固異夫物也然類其族而辨其物則人從人之類物從物之類乃所以為同也又以人而言則如士有士之族農有農之族其類固異也然類之而審其異則士從士之類農

從晨之類亦所以為同也推之萬物無不皆然此非大同之道與曰卦體本有大同之象而爻辭則有乘墉伏莽而號咷之象何也曰以卦體論之則文明剛健中正而應固莫非君子大同之義然以爻象推之則六二雖得乎位而不能如大有之尊雖得乎中而不能如大有之大是以六二雖為五陽之主而不能止五陽之爭惟初上二爻不當勢力不能爭故初无咎而上无悔也彼三四二爻一則自負其剛一則自

恃其健故皆有欲爭之意是以五雖正應終不免於大師之克也曰三四不言同人何也曰四之乘墉三之伏戎皆以妄求之心而有犯上之意此豈同人之正哉聖人示戒深矣

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先笑後號咷同人者旅之反也同人者以火上同於天二五以剛柔而相應故曰同人親也旅者以離火炎上違其所止上九又无應與故曰親寡旅也然同人由號咷而笑者

覯而否隅安得无號咷之戚然以互體觀則互而為風火家人之象此安得而不笑乎旅由笑而號咷者骨肉未離安得无笑之樂及其既遠且於互體又有火澤睽之象安得而不號咷乎此非惟二卦相反而二爻亦相反也

大有

或問陰居尊位而為大有何也曰以其虛中離體而為文明之主也曰然則離明居上者凡八其得失不

同何也曰一卦有一卦之時一爻有一爻之義固不可為典要也曰大有言元亨而不言利貞何也曰利貞者懼其盛而欲保其終也易彖言元亨者四皆以九二進而應于六五虛中之主故為陽德亨通之象然未至于盛也故必致利貞之戒也曰大有之盛而聖人以過惡揚善為戒何也曰此聖人所以保大有之盛也蓋非離明則无以燭乎善惡之辨非乾健則又无以致過之揚之之力也曰大有諸爻三則過剛

不中四則以剛僭偪上則過高无位皆非吉義而爻辭係之无有不利何也曰聖人觀象繫辭有取卦義多者有取爻義多者如大有諸爻則取卦義多也蓋大有之世明主在上羣賢畢用陰柔不能間于其中所以爻義雖有小疵然以卦義蔽之不見其疵矣曰柔居尊而有威如之象何也曰日麗乎天蒼生仰照此非威如之象乎戒者乃以位剛為威是何見之局也曰五陽過盛宜若上九為盛之極矣而爻辭乃有

自天之祐何也曰五陽雖盛而所以主之者則虛中之主也况上九履信思順而尚賢乃伊吕居于師傅之象此所以爻位雖高而不為亢陽德雖盛而不為過也

謙

或問謙卦艮三爻皆云吉坤三爻皆云利何也曰艮以一陽而處下謙之至也故在六爻之中内三爻尤吉坤以三陰而居上本非利也以其處謙體順故无

不利也曰謙之外體多言征伐何也曰坤為地為衆又陰主慘殺故坤在外卦者多言征伐如坤之龍戰泰之用師告命復之行師明夷之南狩升之南征皆以坤居上體而然也曰然則坤居下體少征伐又何也曰坤之處下安於常也常則兵之所由息變則兵之所由起也此亦陰陽消息自然之理也曰謙之一卦惟初六九三言君子何也曰謙之六爻雖皆君子之道然初六以德言无位之君子也九三以位言乃

有位之君子也有位而謙所謂尊而光也无位而謙所謂卑而不可踰尊也初六涉川果有象乎曰初六之上互坎為川互震為木以震木而行坎水之上此涉川所以吉也曰九三勞謙亦取勞乎坎之象乎曰非也九三互震震主動而三為動之主上下五陰合而從之此所以動而得衆故能有功也曰六二鳴謙其與上六鳴謙果有異乎曰所鳴則同所以鳴則異也葢六二處乎中正而有聞則其鳴者中心得之鳴

也上六處過高而有聞則其鳴者志未得之鳴也曰謙豫皆取鳴象亦有取乎曰卦象言鳴者凡三曰鳴謙曰鳴豫曰鳴鶴皆以卦有震體而取蓋八卦之有聲莫如震震聲之及遠莫如雷故曰震驚百里而其於馬又為善鳴則其有取于震自无疑矣

謙初六用涉大川頤六五不利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未濟六三利涉大川卦之涉川凡八已見於序說矣爻之涉川者凡四則一爻有一爻之義也故謙之

全體雖有互震而亦有坎水之象然涉川之象不言於三而言於初何也蓋初九處艮之初見險能止且謙而能退尤為涉川之象也若頤之中虛雖有乘木之象然六五不利而上九反為利又何也蓋六五雖則居君位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安能有以濟艱險上九則以陽剛之才當由頤之任是能濟天下於艱險者也至於未濟之中而互既濟之體故六三之利涉又以互體而見此爻辭之象所以不可局於象

而取也

豫

隨

蠱

或問蠱而謂之元亨何也曰元亨所以治蠱也非由蠱而元亨也曰蠱言先甲後甲而彖傳乃以天行釋之何也曰蠱之卦變剛上柔下自泰而來是由泰之變而成蠱也由蠱而能變之則元亨而天下治亦自

蠱而致之也泰而蠱蠱而治天運之始終也故先甲者亂之終治之始後甲者治之終亂之始此治亂之所以循環而相尋也曰蠱之時言利涉何也曰諸卦言涉川者凡八然或取卦象或取卦義不一而取也如需之利訟之不利者非取乾坎之象乃取乾坎之義也同人取同心濟險之義大畜取應天時行之義惟益渙中孚乃取乘木之象至于蠱則亦取卦之時義往而有事是出而濟險之義先儒謂取互體震木

乘兌澤之象恐非也若如此說則歸妹乃震兌之正體何故反不取利涉之象耶曰諸爻幹蠱上九獨不言蠱何也曰幹蠱者子之職非長者之事也上九一爻諸爻視之為象則不得而言蠱矣且幹蠱而至于用譽則子之道盡矣故為父者得以遂其不事王侯之心此正乾父退居西北而无為之象宜其諸子各盡其職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學變通卷三至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挧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變通卷三

元 曾貫 撰

上經三 臨至噬

臨

或問臨之八月有凶是言陰陽消長之勢乃不言于一陽之復何也曰復之反對為剥由剥而復也臨之反對為觀自臨而觀也故一則言七日來復者以見陰之變陽不始于復而始于遯矣一則言八月有凶

者以見陽之化陰即其二陽之長而知四陰之將盛矣此所謂既知剝又知剛蓋謂是與曰臨者二陽之卦而四陰皆不以小人為象何也曰臨觀之義聖人之意微矣故觀者四陰方長而聖人乃取為觀下之義則臨四陰在上而聖人皆取臨下之象所以然者聖人之心未嘗棄人于小人之歸也彼臨之四臨于剛長之際而有順說之情則是未嘗无好德之心也因其好德之心導之于君子之域則小人將勸慕之

不暇而暇為善類之梗乎曰上之臨下理之順也下之臨上果為順乎曰上臨下者臨民之臨也下臨上者凌逼之臨也謂之凌逼者剛長而浸近于陰陰退而陽進若偪已之謂也曰剛之臨柔理固為正柔之臨剛果何正乎曰柔臨剛者非謂小人而臨君子也蓋若下有彊弗友之民而上以柔道化之是即柔臨剛之義也曰說而順何以為臨乎曰臨民之道能使下說而順豈非臨之善與曰初九九二咸臨之彖雖

同而其占不同何也曰初九貞吉者利于守也九二吉无不利者宜于進也然初之不宜動者以其時雖剛長而已則居下未當事任也二之宜于進者位既得中而上復有知臨之君虛已而應此所以二爻之象雖同而占則異也曰六三甘臨但謂之无攸利而不言凶何也曰甘言臨人固无所利然言語樞機改之由已也故聖人因其有遷善之機而言也曰至臨僅得无咎而敦臨反得吉何也曰臨下之道不能公

溥徒于正應相臨情義爲至僅可无咎而已若以厚道臨民而民德歸厚吉孰大焉

臨上六敦臨復六五敦復艮上九敦艮三卦皆取敦象臨復固以坤厚爲敦惟艮山隆于坤地之上亦爲敦然敦臨敦艮皆吉惟敦復僅可无悔何也蓋敦臨者以厚道而臨民敦艮者以厚道而修己則固吉之道矣若復之六五雖能敦于復矣然以坤闇之體而獨遠于剛明之初九是能不爲惡矣未能入于室者

也不若六二之休復資于仁以成德乃所謂吉也

觀

或問諸卦彖傳未有言天地聖人之神道獨于觀言之何也曰神本无方非可以象求然天地聖人之為觀者其迹也而所以觀者神也因其觀而得其所以觀此聖人所以獨于此而著乎神道也曰盥薦之象果有取乎曰九五以陽剛中實之孚而巽乎艮之門闕宗廟之事也以艮之手而巽以入之盥之象也以

孚實之誠而艮以止之不薦之象也此所以顒然可
仰正指乎陽剛之在上曰有孚顒若乃下觀而化之
意本義反以為後說何也曰前說則以陽實為孚主
九五而言也後說以虚中為孚指四陰而言也但前
說主為觀之義于名卦為切後說主觀光為義乃推
廣之意也曰觀之諸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五也獨
六三觀我生而不觀九五何也曰陰爻雖以觀瞻為
義然其所瞻則有遠近之殊也蓋三非不觀乎五也

政以陰體不能遠視前為六四所隔是以不能觀乎九五于是自觀其所行而為進退爾曰坤體三爻初九則為君子之吝二則為利女之貞六三不言吉凶何也曰坤為柔暗不能遠視且觀乃陰長陽消之時故聖人微致君子之戒至于三則進退不定吉凶未決故有象而无占也曰然則彖辭以九五為大觀之主而爻辭特言君子无咎何也曰以卦體論之則九五固有中正以觀天下之象以爻義推之則九五為

陰將剝陽之時也故處此位者惟君子則无咎聖人之戒深哉曰上九之與九五皆謂之君子然一則為觀我生一則為觀其生何也曰九五居尊以位而觀故觀必以我觀我者由其行義之存于身可以考察其臧否也聖人繫辭一字之殊于斯可見

觀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二爻之辭畧同但上九變我為其本義以為小有主賓之異者九五為主上九為賓也蓋九五以位為觀則

我者其之主上九以德為觀則其者我之賓但二爻俱謂之君子无咎者一則有位之君子一則有德之君子君子之道將由觀而剥豈能无咎惟反觀自省有為觀之實則无咎矣

噬嗑

或問噬嗑而有用獄之象何也曰聖人大象言刑獄之卦凡五賁豐旅中孚及本卦是也四卦皆以其離體而中孚乃離之似體以見聖人用刑非徒欲其明

照如火亦使畏刑而不犯者亦如火也噬嗑為用獄之初故大象但言明罰勑法而未至于折獄致刑此聖人之仁也曰噬嗑以全體言則受噬者在四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何也曰論全體則九四乃頤中之物而初上乃頤之象也論爻畫則初上无位而中四爻有位者也此所謂變動不居者與曰中四爻皆用刑者也獨五言黃金四言金矢何也曰周禮民訟則令具束矢民獄則令入鈞金是六五乃用刑之主

惟決獄則親聽之故但言黃金而不及束矢也至于九四則為重臣大小皆須親決之故必兼言金矢也曰不言于六二何也曰六二柔剛且陰體不足以勝用刑之任故噬膚猶不免于滅鼻之傷況乾胏之堅乎曰中四爻既為用刑者也則三之所噬者上九四之所噬者初九也二五果何所噬乎曰爻以初上為受噬則五之所噬者亦以初上為噬矣蓋三四以應而噬二五以近而噬但各據其位則所噬之道不同

與如初九雖罪薄過小然二以噬膚之道噬之則不免于滅鼻之傷四以乾胏之道噬之故能有艱貞之吉上九則惡極罪大者也故三以位之不當而噬之未免有遇毒之吝五以尊位噬之則有黄金之得矣此所以中四爻所噬于初上雖同而四爻之象義則不同也

噬嗑剛柔分節剛柔分二卦雖皆三隂三陽然何獨于此二卦言之蓋噬嗑者用獄之卦必以剛柔而分

罪惡之輕重節者制數度議德行之卦必以剛柔而分内外之節也故噬嗑以震剛離柔而分所噬之道則明足以燭姦威足以服衆節以兑柔坎剛而分所節之道則兑不至于溢坎不至于潰此二卦所以獨發此義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晉柔進而上行睽柔進而上行鼎柔進而上行大凡卦變柔上則剛下理之必然也今此四卦獨言柔進上行而不言剛柔相易何也蓋卦之六位本有

貴賤而五之一位又貴中之貴惟陽剛處之則為正陰柔處之則非正然易之道又不可局于一而不知變故聖人於彖傳發此義者正以四卦皆陰柔進而成離體以見柔之居五雖非正位然其德為文明則是明君之象矣此所以推其上行之由則既不失乎陰柔之本體又喜其進而以中則文明之本體故其不言剛者陽剛固不可替于陰柔與

噬嗑九四得矢解九二得矢二卦取象一以離體互

坎一以坎體互離故矢則坎之象黄與金則離之象也蓋離有黄離之象而噬嗑六五亦自取得黄金之象則金為離象明矣然噬嗑之金矢乃聽訟決獄之道而解之黄矢乃自處以中直之道也此二文所以象雖同而義則異與

賁

或問賁以剛柔相文而成内體離卦乃曰賁无色何也曰賁自泰來内體本乾而柔來文之是斷其本然

之天也及上九之變為泰則内體復為乾是賁極反本反其本然之天也聖人以无色為賁其所感深矣曰剛柔交錯非一卦也獨取柔文剛剛文柔而為賁何也曰賁之所以為賁者以卦象而言則取山下有火之象以卦而言則取離明艮止之義此文王明卦係辭之本旨也曰柔來何以而能文剛剛上何以而能文柔乎曰内本乾體因柔來而成離此離以文明而賁于内也外本坤體因剛上而成艮此艮亦以光

麗而賁于外也内外交賁此所以為文也曰彖傳獨取天文人文何也曰離之明也由下而成成則下體之人位也故有取人文之象艮之光輝由上而成上則外體之天位故有取天文之象也曰卦之取義者柔來剛上爾而爻之取義果為相賁之義乎果為自賁之義乎曰卦為初九之與六四陰陽各正上下相賁故初九則弗乗二之非道之車乃所以為賁徳之正四則弗從三之不正之婚媾終无失正之尤此則

正應之相賁者也二五俱陰不能相賁故三則近比于二而有賁濡之說上則窮極反本而有白賁之象此雖非正應之賁然剛柔交錯亦不害其爲賁之象也

剥

或問剥之陰爻惟初二俱言蔑貞何也曰六爻之中言凶者三俱蔑貞也内體三爻惟三无咎者應于陽也外體三爻惟五无不利者近于陽也蓋剥之時内小

人外君子故六二居内為剥之主初則以朋比之私同心剥陽故二爻皆言蔑貞所以為凶也獨六四則剥近于膚隂禍已切故不復更言蔑貞而直係之以凶也曰三五不言剥牀之象何也曰此聖人之微意也蓋牀者身之所安指上九也剥之者自下而上指羣隂也故三五之不言剥牀者居剥陽之時无剥陽之心也曰然則爻之凶者君子之凶乎小人之凶乎曰剥而及膚則凶固在于君子然始也蔑貞卒也自

剝其廬則亦小人之凶矣果何利哉

復

或問通書云利貞誠之復其與剝復之復同乎曰利貞誠之復者由動而静也七日來復者由静而動也一則自稟受歸藏處說一則自發生萌動處說所指不同也曰復言亨不言元何也曰以其陽之微也曰陽之微而言朋來何也曰此聖人欣幸之意也蓋于來復之日而知有拔茅之漸無非善善長之義也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其與利貞者性情同乎曰不同也一則自其凝定而見性情之實乃歸根復命之日也一則自其來復而見生物之端乃貞下起元之日也蓋性情者指一理之實而言一物各具之太極也心者自一起之端而言乃太極動而生陽之機也曰一陽所復而謂之出入何也曰天地生物機出機入無非陽氣之所為也故自復而姤謂之出自姤而復謂之入亘古今而无窮也今也于其來復之初而藁其

由出而入無有害之者聖人扶陽之意何如也曰然則象取至日閉關是未可有行也彖言利有攸往何也曰彖之所取自其剛長之勢言也象之所取自其剛長之時言也曰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何也曰主于內者心也發于外者情也故復之陽主于內而見發動之端非心乎壯之陽見于外而有正大之象非情乎曰乾言性情而不言心復言心而不言性情又何也曰以體用言之則乾兼體用之全而復

則用之初也以動靜言之則乾該動靜之理而復則
動之端也故乾則自元而貞一氣之體統也復則由
貞而元一氣之權與也此乾之所以統天而无不包
而復之所以小而辨于物也與曰六爻俱以人事言
而不以陽氣之消息言何也曰以陽言則一陽來復
有吉而无凶有亨通而无悔吝以爻位言則吉凶雜
見由人事之不齊故也曰六五謂之敦復何也曰敦
之為言既復而能敦厚于善道也彼三之頻復正以

不能敦故厲若五之躬自厚宜能自考以成其德也

无妄

大畜

或問小畜之吉在于內大畜之吉在于外何也曰小畜者巽陰畜陽小人而抑君子之象大畜艮陽畜乾居上而抑下之象此吉凶之所以相反也小畜之輿說輹言于三大畜之輿說輻言于二何也曰小畜之畜乾則九三以近係于陰而受畜大畜之畜乾則九

二以居柔失正而被畜也然大畜之三有上進之機者有同德之助也曰小畜九三獨无同德之助乎曰小畜之上九非外卦之主故力不能以相資大畜之上九乃外卦之主故勢足以相濟也曰初之與四相畜者也然六四之畜陽反為吉初九之受畜反為厲何也曰自初九而言則陽剛乾體固為君子進而危厲之象然自六四而言則居上而當畜之任乃有位之君子而非小畜之六四比矣所以然者爻雖陰柔卦

體則陽也此本義所以曰內外之卦各取其義者此也

頤

或問初九陽剛不取養人之義而言凶何也曰陽剛居下非能養者貪欲而動凶之道也曰頤本以動為用今乃以動而凶何也曰動者頤之象而非頤之道也蓋養德養身惟主乎靜故言語而謂之慎飲食而謂之節取艮止之意多則聖人之意見矣曰六二顛

頤而凶六四顛頤而吉何也曰所處雖皆當位而所應有正不正故也曰二拂經而凶五拂經而吉又何也曰二之拂經求養于初也求而失類是以凶也五之拂經求養于上也然六五以陰柔之質而能順從乎師傅之賢非惟足以成己之德且將有以濟民之艱故必居貞則吉也曰四應初而得吉三應上而得凶何也曰四得位而三失位也曰五之不利涉而上之利涉何也曰以才言之則陽剛而有濟險之才而

陰柔无涉險之道以義言之則上九負由頤之任故能得衆而濟天下之艱危六五无養人之德則何以得民而涉乎艱險也哉

大過

或問大過者四陽過盛而彖傳以為剛過而中何也曰剛雖過矣然體巽之權以行之則固自有大過之中如湯武之征伐是也然非有大過人之材則流于橈而取凶者多矣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大過之

象而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何也曰獨立不懼者夷齊之倫存心過高過于内者也故爲巽木象遯世无悶者沮溺之徒制行過中過于外者也故爲兑説象然聖人亦以君子稱之者德雖造于一偏然亦不可不謂之一德之成也大過既取棟橈之象然初陰應四而隆上陰應三而橈何也曰以象言之則九四居二陽之上猶足以勝其重九三則居一陽之上豈足以勝其重哉且九四本之以巽木猶不失其負荷之

隆若九三滅之以兊澤豈能免于摧壓之患耶然以義言之則九四才剛志柔有以相濟猶足以勝大過之任三則才剛志剛不可有輔必至于傾橈矣曰剛過而中二五之象然九五不以君象言何也曰大過之時此何時也棟橈之象此何象也知湯武之放伐而成大過之功則知桀紂之反道而為大過之時矣曰上六无位非有任者也然過涉滅頂而謂之无咎何也曰以位而言則上六雖无位之地而有捐軀赴

難之心以才而言則上六雖无剛明之才而有視死如歸之志此其義則何咎哉故聖人特係之以為世教之勸豈徒然哉

坎

或問坎非心也而曰心亨離本心之象而曰畜牝牛吉何也曰此聖人教人以養心之學也夫養心之學中而已矣坎離得天地之中者也故自坎而言則心為離火必有坎水以濟之此心之所以為亨也自離

而言則火之爲性閃爍不定故心之爲用亦出入无時必能畜之以畜牝牛之道則以柔濟剛以順濟健陰陽得中萬化出焉此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故文王于坎離言之其所以示萬世者至矣曰坎之卦辭曰行有尚此以二五之中實言也然九二則有險而九五則不盈何也曰以坎體言之則中之誠實有出險之道以坎爻言之則二五險陷未爲出險之時也

離

離之二五俱中也黄離不言于五而言于二何也曰離為心心主乎内而正中之體所由立也況離為火過則有焚棄之患不及則有大耋之嗟惟六二以柔道處之不失乎在已之中此畜牝牛所以吉也曰六五為文明之主而有出涕戚嗟之象何也曰五雖居尊而憂患反甚于二者繼明之際百憂之所萃也況以離火處于互兑之上則為睽以互兑處于離體之上則為革睽則乖于臣下之情革則累于繼承之重

此所以惟明主故不能無憂患惟憂患故不能不吉
與曰重明麗正此指二五而言也然六二之中則元
吉六五之中而出涕何也曰六二者前明方中之象
而後明方將繼之福慶來而未艾此所以為元吉也
六五則前明已過後明又將終矣此所以出涕戚嗟
不免于憂懼也曰坎之終為刑獄離之終為征伐何
也曰後天之卦離南坎北此坎為幽陰之地陰主肅
殺有刑獄之象也離為陽明之地王者向明而治不

能无賴于戈兵也且坎為險是獄者窮治陰險之用
離為明是征者宣布文明之道與